

委员笔记

不为繁华易匠心

杨红林



都说“地下文物看陕西，地上文物看山西”，对于任何一位从事历史与文物工作者而言，陕西无疑是最令人向往的圣地。周秦汉唐、周原、何尊、兵马俑、法门寺……一想到这些名字，总会情不自禁顿生敬畏。

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我们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。对于即将面对的一切，熟悉而又陌生。熟悉，是因为曾多次来到这里走马观花式地参观；陌生，则是因为对于这里新时代文化遗产的保护还从未曾深入了解。而对于科技如何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，我们又充满了期待。

前不久，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“推动文物科技创新”专题调研。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要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。只有解决文物保护中的瓶颈科学技术问题，才能更有效地对文物本体及其蕴含的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信息进行保护和利用。通过此次实地学

习，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，我们似乎探寻到了答案。以往我们看到的展出的兵马俑，那一排排似乎穿越历史时空的秦国“军团”，气势宏伟，仿佛一夜之间破土而出。然而深入考察这里的文物保护中心，我们才知道，那些得以完整呈现给世人面前的千年兵马俑，几乎每一具都凝结了考古工作者的无数心血。

在文物保护中心实验室，满目都是残肢断臂。与数十年前相比，如今中国考古人的科技水平已今非昔比。为尽可能将遗憾留给后人，这些默默无闻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考古发掘一线的科研工作者，几乎是与时间赛跑。

如何第一时间保护出土陶俑身上的彩釉？如何拼接还原陶俑本来的形象？如何借助数字技术让这些陶俑动起来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，委员们的注意力几乎不受控制了。在一尊姿态奇特的卧姿陶俑周围，大家与科技保护人员一起，结合数字分析系

保护修复等，但受限于编制的限制，往往导致大多数文物保护单位每个专业方向的人员相对较少，部分方向甚至只有1个人，这就难以开展高水平深入的文物科技创新研究。另一方面，这些有限的人才力量往往需要承担藏品的保护、修复、复制、分析检测和博物馆环境监测工作，还需要承担各类科技研发项目和其他单位的文物保护修复项目，整体力量捉襟见肘，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文物科技事业的需求。另外从年龄和职称结构上看，随着老一辈专家陆续退休，年轻人才的培养又需要一个周期，致使目前的文物科技人才基本以青年为主，资深专家特别是行业领军人才相对欠缺。

当然，调研中还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。陈星灿委员之前呼吁过，目前多学科合作和科技支撑不充分，考古机构、科研院所、高校合作渠道没打通，跨学科资源整合还很有限。科技考古与田野发掘“两层皮”的问题仍然突出。我建议科技部加大文物考古科技创新支持力度，积极考虑将考古机构纳入科研事业单位序列管理，在考古和文物保护关键技术、专用装备研发以及设施装备配置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支持。

在硬件装备上，还要切实提升考古设施装备科技化水平。许多文物保护单位面临旧仪器设备更新缓慢，引进高精尖仪器存在困难等问题。大型仪器设备是开展文物科技创新研究的基础，提高文物保护研究水平、保持行业先进性的关键手段，为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提供科技支撑和助力，满足文物的科学分析和研究需求。许多文物保护单位现有多数大型仪器设备服役期超过10年，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、故障、落后等问题，亟须进行设备维护和更新。但由于更新成本较高、经费不足等原因，目前这些问题尚未全部解决。

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，新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，在文化领域不断催生各类新业态、新应用、新模式，深刻改变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也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话语场深刻调整，为我们占据国际传播制高点、构筑国际话语新优势提供了契机。因此在让文物“活起来”方面，文物工作者也应抓住科技创新机遇，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。除了传统展示形式，文博机构还可充分依托数字技术，创新传播手段，利用新媒体传播在即时性和互动性方面的特点，依托移动互联网、5G通信以及短视频等方面的技术优势，扩大文物数字资源开放度和共享度，提供云展览、云游、云课程、线上论坛、数字文创等云端服务，探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创新路径。

目前一些文化单位还只停留在信息化的阶段，没有实现数字化，更没有实现智能化。守着文化资源，封闭运行，没有去拥抱技术和市场，没有进行更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
反观互联网平台上，有些年轻人虽然没有机构和单位，却凭着热爱承担起文化传承传播的工作，借助新的技术手段，正在成为文化的传承者、挖掘者、弘扬者和创造者。在此背景下，文博机构需要打破藩篱、创新机制、形成合力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征集部主任)

诗词鉴赏

信阳行四首

曹育民

何家寨

依崖筑垒接云天，碧水青山环抱间。
如茶花开露营地，古寨新风人流连。

陶家老宅品茶赠友

陆羽当年醉信阳，煌煌茶经留篇章。
潞河品茗论今古，一杯毛尖万山香。

地锅饭

黄泥瓦灶柴火烧，地锅香气冲天飘。
小馆细品农家味，新朋友友共陶陶。

老旱茶

坊间争说毛尖好，时人不解老旱茶。
品高本性多孤傲，但等红妆入仙家。

(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)



烟火人间

姥姥家的屋子后边有几棵枣树，每年都结满枣子。枣子成熟的时候，姥姥都会让舅舅或舅妈给我们送过来。我更愿意到姥姥家亲自打枣。

小时候，每次去姥姥家都特别高兴。有时候是母亲带我去的，她回来了，我赖着不走，就在姥姥家住几天；有时候是姥姥或舅妈去我家，我闹着跟了回去；有时候是姥姥让大舅专门把我接过去。我在自己家里是老大，下面有弟弟妹妹，难免被忽略。到了姥姥家就不一样了，我是小客人，好吃的、好玩的都首先满足我。在家里我要照顾妹妹，有时还要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在姥姥家，姥姥、舅、姨都围着我转。姥姥曾做炸麻花的生意，我围着炸锅不离身，遇到哪一根炸得品相不好，姥姥就掰一半给我。我高兴跑到院子里，吃得满嘴流油。

姥姥家房子后边有一片苇塘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。春天芦苇发芽，节节长高，我们会把芦苇根拔起、洗净，像吃甘蔗那样咀嚼，清香、甜甜的味道让人难忘。苇塘里水清见底，能看到鱼在游，虾在跳，还有水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我常常乐在其中。

姥姥去赶集时也常常带着我。记得有一个叫马井的村庄，每逢农历初五和初十逢集。集上有好吃的、好看的、好玩的，让我流连忘返。有时姥姥会给我买两个水煎包，或一个小糖人。一次姥姥花5分钱给我买一把炒花生，我不舍得一下子吃掉，装进衣兜直到第二天才吃完。

每次去姥姥家，姥姥都会到地里割一把韭菜，炒两个鸡蛋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，姥姥有时会让舅舅杀一只鸡，或到集上买一块肉或豆腐，再到菜地铲一把新鲜青菜。毫无疑问，每次去姥姥家都能吃到美味，是改善伙食的好机会。

最开心的是去姥姥家打枣。我们村也有枣树，总共只有几棵，散落在别人家的院子里，结的枣是圆的，个头小。姥姥家的枣树有一片，足有六七棵，结出的枣子是长长的、大大的。更重要的是我们村的枣不属于自己家，只有远远望着解馋的份儿。姥姥家的枣可以任由我们采摘，随便吃，随便拿。

有时大姨家的表哥、表弟也在姥姥家，姥姥一招呼打枣，大家前呼后拥，有的举着竹竿，有的拎着篮子往枣树下跑。连舅舅、姨也陆续跟来了。我和表哥表弟争先恐后，举起竹竿乱打一气，总是事倍功半。还是大舅厉害，举起竹竿朝挂满枣子的枝条啪啪几下，枣便伴着树叶哗啦啦落了一地。我们冲过去，先捡起又大又光亮的枣子放进嘴里，咔嚓一口，脆甜脆甜。大家一边捡地上的枣子，一边说说笑笑，还不时用手指着树上，指挥打这儿，打那儿。过一会儿，再换一棵树去打。要不了多长时间，枣就装了满满的几篮子。

我和表哥不满足于在地上捡枣，常常爬上枣树，想自己动手去摘。靠近树干的部分枣子很少，长得也小，大量又大又饱满的枣都在日照和通风条件好的树冠边缘和树

打枣

任启亮

卜。每到秋冬换季的时候，姥姥为了给母亲帮把手，都会来我家帮着拆洗被子，为我们缝补棉袄、棉裤。我们家的活做完，又到姨家接着去干。到了暮年，姥姥还去帮着小姨带孩子、做家务。

在姥姥的带动和影响下，8个家庭之间互相帮衬，互通有无，亲情满满，相处得非常和睦融洽。我身在其中受益很多，不仅得到姥姥的疼爱，也得到舅舅、姨很多的关心和帮助。读初中一年级时，学校离家太远，有时回家吃午饭来不及，三姨就让我去她家吃。那时候三姨和姨夫都要下地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小表弟还不满周岁，我去吃这顿午饭，给他们增添的负担可想而知。三姨和姨夫都于前几年过早离世，每念及此都让我心中凄然。

大姨与我的母亲年龄挨着，大姨家的三个孩子与我年龄也相近，所以去大姨家更多。大姨家距离我家也是10里的距离，毗邻同一座山，也是同一条河，两个村子都在山坡下，一个在北边，一个在南边，姥姥家的村子在西边，三个点形成等边的三角形。大姨和我们的村子都出产杏和石榴，不同的是大姨家还有樱桃和柿子。我们村的杏树、石榴树都砍掉了“大寨田”；本世纪初，随着城镇化的进程，我家的村子变成了城区；大姨家还是以务农为生，田里仍有大片的杏树和石榴树。每当这些水果上市的时候，表哥和表弟总会开着他们的农用电动车，这家送一点，那家送一点，让亲戚尝新鲜。我的弟弟妹妹有时还直接跑到果园里，想摘多少摘多少。

随着人口增长，姥姥家的村子变大了，枣树早就砍掉，那片地上盖了房子。苇塘多年前也被填平，变成一块麦地。姥姥90岁高龄时去世，舅舅和母亲知道我的工作太忙，根本就没有告诉我。没能见姥姥最后一面，成了我终生遗憾。

姥姥就安葬在原先苇塘北边的那块麦田里。我有时清明节回老家，总要到姥姥的坟前，表达无尽的哀思。每当这时，枣树、苇塘会在我心中时隐时现，姥姥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面前，姥姥带我赶集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。

(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)



习，深感陕西省独特的文物资源优势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，深感各级文物保护部门和文物科技工作者的艰辛努力，以实际行动有力推动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管理和利用工作。

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是国内成立较早、规模较大、门类较全的省级文物科技保护专业机构，作为“砖石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”“文物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”，该院在文物科学研究、保护修复、遗产调查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。

陕西省考古研究院，这里堪称目前国内首屈一指的省级考古研究机构。调研组在这里看到现代化的硬件设施、一流的考古博物馆展览展示水平、一系列丰硕的考古研究成果，作为同行不由深感新时代党中央对文物考古事业的高度重视。

尤其欣慰的是，看到这里各个修复室、实验室奋战在工作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，他们干坐冷板凳，秉承考古人“择一事，终一生，不为繁华易匠心，不舍初心得始终”的精神，着实令人感动。

看着那些青铜残片在他们手中神奇拼接复原、那些破碎的纸片渐渐回归灵动的书画作品、那些糟朽的木块一天天重现真容……看着年轻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，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和水平，我们仿佛听到那些依然深埋地下的国宝们在发出呼唤！

兵马俑的前世今生到底是什么

